

<<韩少功自选集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韩少功自选集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4312189

10位ISBN编号：7544312186

出版时间：2004-05

出版时间：海南出版社

作者：韩少功

页数：668

字数：77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韩少功自选集>>

内容概要

韩少功自序：

眼前这个选本里，小说与散文都署着“韩少功”的名字，但相当一部分在我看来已颇为陌生。

往事依稀，我难以回忆起这些作品是怎样写出来的。

它们的缺点和优点，似曾相识却足以令我惊讶。

它们来自什么样的生活经验，来自什么样的知识启发，其中有些句子，因何种愚钝或何种机灵竟成了这等模样，都让我有几分茫然无知。

一个问题是：如果它们确实是“韩少功”所写，那我现在就是另外一个人；如果我眼下决心坚持自己的名字，那它们不应与这个名字有什么关系，纯属另一个人的言说。

出于一种好奇，我想知道这个同名者的一切，很想知道他在短暂而仓促的人生中，怎样在车站出发，怎样在雨夜发病，怎样在大街上疾行或者呆坐，怎样曾经把日子挥霍得不假思索漫不经心，直至某一天看到镜子里的成年沧桑大吃一惊。

我对他有一种莫名的心酸和抱歉。

以我现在阅历，我肯定也能挑出他的诸多幼稚、轻率、浮浅以及盲目，在很多问题上，甚至会与他展开激烈的辩驳和争论。

欧洲作家齐奥兰（E.M.Cioran）想必就是在自己的旧作前，写下了那句话：经过一段特定的经历之后，我们应该给自己改名，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人（After certain experience, we should change names, since we ourselves are no longer the same），很不幸，我们很难给自己改名，就像不容易消除父母赐予的胎记。

这样，我们与我们的过去，有一点同名而异实，不像是一个人，更像是勉强共享着一个名字的两个人、三个人、四个人——……我们身上的细胞一直在高速地更新换代，在生理微观层面万世悠悠；我们身上更流动着一群复数的自我，在不同的生活处境和文化谱系中承领各自的泊位，只是一旦时过境迁，就被遗忘删成了单数，定格于当下这一具肉身，如此而已。

时间的不可逆性，使我们不可能回到从前，再次成为以前那个不无陌生的同名者。

时间的不可逆性，同样使我们不可能驻守现在，一定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刻，再次变成某个不无陌生的同名者，并且在回首往事时投来迷惑的眼光。

在这一过程中，此我非我，彼他非他，没有葬礼的死亡经常发生，没有分娩和啼哭的诞生经常进行，我们在不经意的匆匆忙碌之中，一次次在精神上分身或者转世，并且在回忆中习惯性地冒领过去，即冒领那些同名者——正像我们也会习惯性地远离甚至排拒很多异名者，以为他们与我们了无干系。

作为时间的证据，写作将这一切记录在案，让一个人身上众多的自我别后相逢，让这个同名者俱乐部的成员们有近距离相互打量和审视的可能：他们是谁？

他们为什么这样？

这不是说我们彼此可以不负责任，重要的是，我们彼此之间可能多一份旁观者的清醒——在现在，也在将来。

由海南出版社热情出版的这一个选本，让我有机会寻找自己遗失了的过去，就像拾取一些遗落了的身影，在一面镜子中排列出几乎是别人的模样。

写作就是这样一面奇怪的镜子。

我别无选择，只能接受镜子中每一个生命的急迫和辽远，还有庄严和无奈。

<<韩少功自选集>>

作者简介

韩少功，1953年元旦生于湖南省长沙市。
1968年初中毕业时仅15岁，就作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到湖南省汨罗县汨罗江边的天井乡务农。
在农村，劳动之余写些对口词、小演唱、小戏曲，1974年秋调到县文化馆任创作辅导员，1977年正式开始文学创作。
1978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，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多有作品问世，并引起一定社会反响。
《西望茅草地》和《飞过蓝天》分别获1980、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1982年大学毕业，到湖南省总工会工作，先后任《主人翁》杂志编辑、副总编。
1985年3月在《作家》上发表《文学的根》一文，提倡文学应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，在文艺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，6月发表中篇小说《爸爸爸》，亦引起一定反响。
同年到湖南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，并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。
1988年调到海南省文联任《海南纪实》杂志主编，1990年调任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有小说集《月兰》、《飞过蓝天》、《诱惑》、《空城》、《谋杀》，评论集《面对空洞而神秘的世界》。
另有译著两本。
他的小说多取材于知识青年生活和农村生活，以思想蕴含的丰富性与深刻性独树一帜，被翻译成英、法、俄、意等多种外国文字。

<<韩少功自选集>>

书籍目录

自序短篇小说 月兰 西望茅草地 飞过蓝天 风吹唢呐声 归去来 蓝盖子 雷祸 谋杀 鼻血 北门口预言
领袖之死 余烬 暗香 山上的声音 方案六号中篇小说 爸爸爸 女女女 鞋癖散文 走亲戚 那年的高墙 然
后 收水费 笑的遗产 母亲的看 安妮之道 四月二十九日 人在江湖 你好，加藤 岁末恒河 草原长调 万
泉河雨季 山之想理论演讲与对话长篇小说长篇笔记小说

<<韩少功自选集>>

章节摘录

书摘月兰 长顺家的灾祸，是由四只鸡引起的。

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七四年。

那一年我参加农村工作队，在一个叫吴冲的生产队办点。

我是刚从中专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的城里伢子，在机关里属于小字辈，可上头居然要我去指挥一个队，而那里的很多社员居然也对我这个长官唯唯诺诺。

那个队有十八户人家，大都姓吴，零零星星散落在一条黄泥冲子里。队上由于前一年受灾减产，穷极了，资金账上只剩下三角八分钱存款。临立春，队屋里还空荡荡的只有两个破塑料袋，一两化肥也没买进。猪场里除了两只瘦得像豺狗似的老猪婆在呻吟，其余的猪栏全都空着。粪池里连猪粪也没几担。

这样个烂摊子，怎么学大寨学小靳庄？

我急得很。

听熟悉农村工作的同事指点说：进队就要抓肥料，有肥就有主动权。

我马上召集男女老少，按照工作队的布置，首先批斗了一个富农分子，接下来宣布了工作队的一系列命令：限制私人养猪养鸡数目；立即追还超支借款；封存私人的织机纺车；两个月内不准家粪上自留地；禁止放猪和鸡鸭下田，保护绿肥草籽生长……头几条不算新鲜了，社员们有意见也没吭声，只是对后两条，轰的一声议论开来。

尤其是一群正在打鞋底、抱小孩的妇女，冲着我七嘴八舌道：“自留地荒了，你要我们餐餐打盐水汤呵？”

“猪不下田还讲得过去，鸡鸭不下田都要退瘦咧！”

“如今人都没得吃，把鸡鸭关在树里只怕拿命去喂它？”

“隔山那个县就没得这号搞法，太新鲜了！”

“……还有些话因方言太重我没听懂，反正吵闹声、请求声和抗议声仿佛要把我淹没。”

但我没让步，用当地话来说是“捏住一寸不让一分”，逼得他们咕咕啾啾闭了嘴巴。

会后几天，事情还顺利，一切遵令进行。

田野一片宁静，村街满是标语，果然气象一新。

可是，有次我从大队回来，突然发现田垄里有一些鸡，黄的、黑的、白的，在绿色的草籽田里散步觅食，强有力的鸡爪不时翻拨草籽，尖嘴一啄一啄，样子蛮悠闲。

“哪家的鸡下了田？”

”

……

<<韩少功自选集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名家评论很多作家立志要写出现代经典，而韩少功的《马桥词典》就是真正的一本。

——Bradley Winterton, 2003, The Taipei Time 今年最好的小说，不是春天里非典期间火爆的《自动飞行》，不是那本退役法国少年罪犯颇受争议的反伊斯兰唠叨，甚至不是J.Smiley关于真正地产经纪人疑似灵魂的杰出调查，而是这本虚拟的方言词典，来自中国南方群山一个角落里叫“马桥”的村庄。

——Roger Gathman, 2003,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如果我们有韩少功的这视野和气魄，也许我们的文学风景会敞亮得多，我们的头脑会敞亮得多。

——王蒙 我相信，丙崽的名气还会越来越大，人们将会认识到，韩少功发现了丙崽，是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发现。

——刘再复 韩少功近期的小说是独步的，它的价值不用等到将来的追认，在两个世纪行将交替之际，韩少功的小说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当代思想困境，它是前后无援的。

——吴亮

<<韩少功自选集>>

编辑推荐

韩少功近期的小说是独步的，它的价值不用等到将来的追认，在两个世纪行将交替之际，韩少功的小说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当代思想困境，它是前后无援的。

——吴亮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